



疆域被后世称为燕地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以燕国故土置郡县。从此，燕地成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，蓟城从先秦时期的一个方国都城转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介绍，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高祖刘邦意识到，治理国家仅靠郡县制是不够的，因此他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，兼取分封、郡县之长，创郡国并行之制。“汉高祖时分封了燕国；汉昭帝时废除燕国，设立广阳郡；汉宣帝时又设立广阳国。”

在考古挖掘中，一件漆器上刻的“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”字样，成了考证墓主人身份的关键器物——西汉共有12位燕王，在位24年以上的只有四人：燕康王刘嘉、燕王刘定国、燕刺王刘旦、广阳顷王刘建。墓葬中出土的西汉昭宣时期的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（前118年），刘嘉死于前151年，刘定国死于前127年，这又将前两位燕王进一步排除。那么，墓主人会是剩下两位燕王中的谁呢？

王岗进一步介绍，刘旦是汉武帝的庶长子，从小被封为燕王，昭帝刘弗陵即位后，刘旦认为自己年长，应当继承帝位，于是便与齐王之子刘泽等策划叛乱。刘旦谋反东窗事发，但因骨肉亲情，并未将之绳之以法。结果后来刘旦二次谋反，燕国直接被汉王朝除名，改设广阳郡，刘旦也自缢身亡。

说到此处，显然，墓主人应该是刘旦之子刘建了。毕竟，汉代最高葬制“黄肠题凑”是不可能出现在因谋反获罪的刘旦墓中的。

刘旦死后，刘建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。直到汉宣帝即位，为了政治的需要，恢复了刘建诸侯王的地位，改广阳郡为广阳国，而刘建死后谥号为“广阳顷王”。

这位出身帝王之家，甚至曾有机会登临帝位的刘建，经历了由燕王太子到庶民之身，再到北土诸侯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得刘建的为人处世与父亲刘旦刚好相反，刘建的谥号“顷”字，意为“甄心动惧，敏以敬慎，敏以敬顺”，即战战兢兢、小心谨慎、安分守己，

这表明他一生都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。

神秘的“黄肠题凑”

大葆台汉墓是广阳顷王刘建与其王后的合葬墓，一号墓主人为刘建，二号墓主人为其王后。墓室的中心是梓宫、便房和“黄肠题凑”。走入大葆台遗址馆区，一股凉意扑面，走进后似乎还能闻见松柏木特有的香味。时值暑假，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，一名来自江西的游客就表示，此次他赴京是专程来看墓葬中的“黄肠题凑”。

在广阳王生活的西汉时代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，在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中不断趋于复杂而隆重，而“黄肠题凑”，正是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制度。

时间回到1974年，考古发掘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，随着封土清运结束，考古人员开始正式发掘墓室，随之而来的，是巨大的惊喜：一根又一根90厘米×10厘米×10厘米的条木，整整齐齐地层层垒起，堆成了墓室的四壁。每根条木都很光滑，平整划一，不少木材尚坚硬如新，有的表面还有一层黄色树脂油，各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，却堆垒得十分坚固。其中三面墙壁倒塌严重，

大葆台汉墓一号墓展区完整展示了汉代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”葬制。

摄影/周洁

